

2025 六堆秋收祭系列活動

## 《博物館與族群對話：博物館如何推動族群文化遺產的小規模復興》專題演講側記

活動時間：2025 年 11 月 29 日（六）

主講人：吉田憲司 名譽教授／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館長

與談人：王長華／國立歷史博物館 前館長

側記整理：徐國峰、蔡仁傑

### 一、專題演講緣起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以下簡稱客發中心），自 2017 年以來與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以下簡稱民博）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三方簽署「學術研究合作交流協定」，規劃定期辦理國際研討會，持續學術交流及研究等活動。自 2017 年至 2024 年合作舉辦了 5 場國際研討會，發行了 5 本出版品，並策辦了 2019 年 8 月「川流不息—臺灣客家與日本國際展」（臺灣）特展。

接續於 2024 年 9 月客發中心與民博、東京都立大學合作辦理「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創設 50 周年『客家與日本：海外華人編織的另一部東亞關係史』（日本）特展」，並由東京都立大學河合洋尚副教授擔任策展人，更是這 7 年合作累積的成果，亦是臺灣客家邁向國際的重要里程碑。同年 11 月邀請民博吉田憲司館長蒞臨六堆，前往萬巒五溝水參訪「𪗇(tenˇ)水路·打先鋒」先鋒堆聚落展，走訪體驗客家文化的獨特風貌。

當時便邀約與吉田館長相約隔年（2025）能前來參加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專題

2025六堆秋收祭系列活動特別講座

**博物館與族群對話：**  
**博物館如何推動族群文化遺產的小規模復興**

隨著全球化浪潮，族群文化的保存與再生成為當代的重要議題。

本場講座將由日本知名人類學者吉田憲司名譽教授，分享世界各地博物館與社區合作的案例，推動文化遺產的活化與族群對話，開啟文化復興的新契機。

**主講**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吉田憲司名譽教授

**主持人**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何金傑主任

**與談人**  
國立歷史博物館 王長華前館長

**2025 11/29 (六)** 報名資訊  
15:00~16:30  
誠摯邀請您一同參與，  
在秋收的季節裡，  
共同思考文化的風雨未來。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六堆會館  
屏東縣內埔鄉新興村汝英路58號 電話 100 電

主辦單位：客家委員會、主辦單位：國立歷史博物館、執行單位：客發中心、協辦單位：客發中心、協辦單位：客發中心



演講，並同時來參加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年末的盛事—六堆秋收食福宴。

本專題演講紀實分成兩個部分：前半部分是吉田憲司館長的演講內容；後半部分是整理自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王長華前館長與談內容。

## 二、演講內容

### （一）民博發展脈絡

民博於 1974 年以民族學、文化人類學及其相關領域的大學聯合利用機構而創立。在 1977 年，位於大阪千里的主館，於 1970 年大阪萬博的舊址竣工並正式開館。1989 年更增設了綜合研究大學院大學（總研大）的博士後期課程發展至今。由於這種設立方式，儘管民博名稱爲「博物館」，它事實上是一個研究機構，藉由博物館的機能來累積研究資料並公開研究成果，同時也具備了研究所教育功能，可謂在國際上極爲獨特的存在。

目前，民博擁有 53 名專任研究者（教授、副教授與助理教授），他們各自在世界各地進行田野調查，研究人類文化的多樣性與共通性。民博作爲文化人類學研究與教育機構，擁有涵蓋全球的研究人員與組織，並配備了涵蓋全球的收藏與展示設施，是全世界唯一具備此規模與功能的機構。

隨著研究的拓展，來自世界各地所蒐集的標本資料（實體文物）已超過 34 萬 7 千件，這是 20 世紀後半以來規模最大的民族學相關收藏。同時，從設施規模來看，民博已成爲目前全球最大的民族學博物館。40 年來吉田館長持續在非洲進行人類學田野調查，特別致力於面具研究。自 1984 年起，同步專注於南部非洲尚比亞「切瓦族（Chewa）」之間的「尼亞烏（Nyau）」面具結社進行田野調查。另一方面，在 1990 至 1991 年間，他也曾作爲訪問研究員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停留。在那段期間，面對館內龐大的藏品，產生了這樣一個單純的疑問：人類爲什麼會想要如此收集「物」？自此，將博物館與其收藏的形成，以及透過這些收藏所展現的文化象徵與敘述方式，作爲吉田館長的另一個研究主軸，至今不輟。

## （二）中心與邊緣二元的反省

當前世界正面臨重大轉型期。過去所謂的「中心」單方面支配並控制被視為「邊緣」的族群，這樣的權力關係正在改變。原本被視為中心與邊緣的群體之間，開始出現創造性乃至破壞性的雙向交流與接觸，這也引發了新的分裂。另一方面，自 2020 年以來的 COVID-19 疫情讓人類深刻體認到生活與肉眼看不見的病毒和細菌的運作密不可分。換句話說，人類其實是包含所有生命體的「生命圈」的一員，並真切地體驗到了這一點。

此外，「人類世（Anthropocene）」的時代觀也被提出，讓我們意識到人類活動已對地球環境造成不可逆的影響，也促使我們必須以全球視角展開行動。儘管如此，仍有許多阻礙人類協作的力學存在。因此，尊重不同文化、跨越語言與文化差異，共同建構共生世界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迫切。這也正是博物館扮演加深對自我與他者文化理解的時代性角色變得空前重要的原因。

在過去半世紀，隨著世界的變遷，博物館的環境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過去，博物館依託於科學與普世價值，往往以單向的方式提供固定資訊與文化再現。如今，這樣的模式正被重新檢討。我們看到越來越多以社區為基礎、居民參與的博物館實踐、與教育場域的合作、以合作為前提的蒐集與展示作業的推進，以及共創資料庫的構建，將館藏資料的資訊與更多人共享並加以活用。此外，近年來甚至在歐洲與美國出現殖民時期被掠奪的文化財競相返還至源出社群的行動。

## （三）民博角色的轉變與共作

在這些轉變中，我們可以看出，博物館這一曾經的單向信息發信機構，正被重新定位為多向交流與資訊流動的節點，也逐漸明朗地勾勒出未來博物館的樣貌，尤其是博物館與其藏品源出社群或社群的關係。那就是：博物館並非藏品的最終所有者，而是「管理者（Custodian）」，其應與原始擁有者及使用者共同參與相關活動。

在「共作」這個層面，民博每年都會邀請大約 5 位日本原住民族——愛努族的工藝技術傳承者作為外來研究員，停留約一個月，讓他們親手接觸民博館藏進行調查研究，並同時從事實際的創作。根據研究成果，有人出版書籍，也有人複



製祖先創造的遺產，致力於傳承優秀技術。2003 年有展出《來自愛努的訊息》的展覽。每位工藝家都有獨立的展區，展示他們自己的作品以及對其影響深遠的前輩作品，並且也有當代作品展示。雖然民博有協助策展，但這場展覽從展品遴選到展區構成，都是由愛努族企劃團隊全權負責。這也是日本國內首次由愛努族自己策劃、展示愛努工藝的巡迴展覽。

此外，在技術傳承者研修期間，民博每年會舉行一次面向館藏物品的神靈「卡姆伊」（カムイ，kamui）的儀式——kamui-nomi。儀式上會實際使用平時收藏於庫房的器具與工具。每次參加此儀式，吉田館長都再次感受到，那些藏品與博物館本身彷彿注入了生命。像愛努族這樣的例子在世界各地越來越多——許多民族開始以自身之手傳承與介紹自己的文化，積極籌建博物館或創建新型的節慶，也就是「無形文化遺產的創生」。

#### （四）民族復振的「創造傳統」運動

吉田館長以自己長年深度參與的非洲為例，1980 年代位於非洲南部的尚比亞，主要民族紛紛以「讓我們創造傳統」為口號，競相創建以民族為單位的新型節慶。尚比亞原本很少有整個國家共同舉行的節慶，少數的例外是西部地區 Lozi 王國王宮的遷徙儀式。Lozi 國王擁有兩個王宮，分別位於尚比西河的河岸與中洲，每年隨著雨季與乾季水位變化，國王會以大船將隨從與財物搬遷，形成大規模的祭典。

為了與這樣的大型傳統儀式抗衡，1980 年，東部的恩戈尼族（Ngoni）重興了初穗節「恩楚瓦拉（Nc'wala）」。此後，1984 年，鄰近的切瓦族創建了收穫節「庫朗巴（Kulamba）」；1988 年，恩森加族創建了祈雨節「圖因巴（Tuwimba）」。吉田館長參與了首屆庫朗巴節，以「創造傳統」為口號，結合本為葬禮上使用的面具舞蹈與女性成年禮舞蹈，各地酋長會向國王獻舞，進而誕生一場全新的民族慶典。

而鄰近的恩森加族所創的圖因巴節，則是當時的國王親自成立調查團隊，從長者口中收集祈雨歌曲與傳承，自行擬定儀式流程，完全是嶄新的節慶。

有趣的是，這些節慶的時機與意涵都被精心區分，彼此差異化。恩戈尼的恩楚瓦拉是慶祝初熟作物的儀式，於雨季舉行；切瓦的庫朗巴是收穫祭，在乾季初舉辦；恩森加的圖因巴是祈雨節，於乾季末、雨季來臨前舉行。時間錯開的目的，

是爲了爭取媒體報導、大總統或重要部長蒞臨，爭取政策建言機會。雖然政府並未直接資助，但也會協助提供交通，促成酋長間互訪，支持這股潮流。結果，如今幾乎所有族群都有了自已的節慶。

### （五）復振運動的延續—博物館產生

90年代後，這波創造節日的風潮稍見平息。而到了90年代後半，各民族開始競相建設由自身策劃、展示自身文化的博物館。由於節慶屬於短暫活動，因此人們希望能在節慶舉辦地附近常設展示遺產，誕生了這樣的趨勢。率先完成的有：展示南部州東加族文化的「Choma 博物館」，以及前述搬遷王宮的Lozi族在河岸王宮旁設立的「Nayuma 博物館」。

接著是「Moto Moto 博物館」，收藏由神父Jean Jacques Corbeil所蒐集的北部州Bemba（本巴）族資料。該館自1974年起爲國立博物館之一，但目前越來越強化其作爲Bemba社群博物館的性格。此外，各地陸續興建新博物館。恩戈尼族人改建一座由政府釋出的廳堂爲博物館的「Nsingo Hall」。照此趨勢，未來五、六年內所有民族或將各自擁有自己的博物館。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以民族爲單位所建立的博物館，所設想的主要觀眾並不是外來的觀光客，而是當地的居民。其目的是在居民之間培養對自己民族文化的驕傲，並推動這些文化的傳承。然而，對多數居民而言，甚至對推動建館計畫的當事人來說，「博物館」這個設施本身並不是一個熟悉的存在。實際情況是，他們幾乎是摸著石頭過河般地在進行博物館建設運動。

那麼，這樣的博物館是否真的能在社區中扎根？吉田館長認爲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課題。爲了探討這一點，2019年8月，在剛於2018年開館的「恩戈尼族·恩辛戈社區博物館（Nsingo Community Museum）」現場，舉辦了一場邀請當地參與博物館創建的村民參加的工作坊。恩辛戈社區博物館是在國立博物館策展人指導下創建的。然而，村民們過去從未見過博物館。在參加工作坊的村民中，有兩位年長男性的言談令吉田館長印象深刻。

當吉田館長問他們：「您爲什麼願意協助建設這座博物館？」時，其中一位長者回答說：「如果我死了，我所擁有的知識與技術也將隨我一同消失。但如果



我把我曾使用的工具帶來這裡，讓博物館的人記錄下它的製作與使用方法，這些知識與技術就能存活，傳承給我的子孫後代。因此，我帶來了我的工具，並讓他們在卡片上記下相關資料。」

另一位長者則是在吉田館長問他：「將自己平日使用的工具帶來博物館展示，您會感到抗拒嗎？」時，他這樣回答：「即使放在博物館裡，那些工具依然是我的工具。」我深受感動，因為這些村民如此精準地理解了博物館的意義與可能性，這成為吉田館長認識「社區型博物館」潛力的寶貴機會。

## （六）民博實踐論壇式博物館的作法

無論是大型博物館還是小規模的社區博物館，一直以「論壇式博物館（Museum as Forum）」來介紹這樣的博物館理念。這個「論壇式博物館」的說法，最早是在 1970 年代由布魯克林博物館館長鄧肯卡麥隆（Duncan Cameron）所提出。他在 1972 年使用了「神殿式博物館」與「論壇式博物館」兩種概念來類型化博物館與美術館的角色（Cameron 1972）。

「神殿式博物館」指的是如神殿般，人們前來朝拜已被定義為至寶的物品之場所；而「論壇式博物館」則是一個讓人們與未知事物相遇，進而展開討論的空間。卡麥隆還指出，神殿是看「結果」，而論壇則是強調「過程」。

吉田館長第一次介紹這個概念是在 1994 年，於民博創設 20 週年紀念國際研討會「21 世紀的人類學與博物館——如何不同的異文化」。這個「論壇式博物館」的理念，之後也在民博內部廣為流傳，民博也進一步被定義為人類知識的「論壇」。此概念如今也被世界各地的博物館與美術館所接受，成為一股強大的潮流。

目前，民博正推動一項名為「論壇型人類文化典藏資料庫建構」的計畫，這個計畫正集結呈現出民博未來發展的方向與其博物館與研究活動的定位。該計畫的目標是：將民博所收藏的標本、照片與影片等影音資料的資訊，分享給日本國內外的研究者與博物館使用者，進一步還要與這些資料原本所屬的社會——也就是這些物件原本創造者所在的社區、或是拍攝照片與影片的在地居民們——進行資料共享，然後再將所獲知識整合進國際共享資料庫中。這樣的資料庫可與他人共同育成，進而促成新的共同研究、展覽合作，乃至於新社區活動的實現。

例如，民博也會將標本資料帶回其原產地，以「返鄉展示」的方式與當地社區一同進行展示。這樣的活動不僅曾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舉辦「南方共筆」展覽，也在臺灣與韓國等地進行。其中最基本且重要的方式，仍是邀請當地民眾親自前來民博，實際觸摸館藏物品，並對這些資料補充資訊。

臺灣的原住民族朋友們每年也都會來訪。這張照片是泰雅族成員到訪時的情景。他們組成包括長老與年輕人的團隊，在民博停留一至兩週，逐一仔細觀看館藏，這些文物對他們來說是先人所創造之物。有些人因此出版了書籍，也有些人製作複製品，以復興自身的工藝傳統。

若因距離無法前來民博，也會在當地舉辦工作坊，利用網路逐件投影展示民博館藏的標本資料，聽取在地民眾的意見。在這些活動中所蒐集的補充資訊不僅限於物品的名稱與使用方法，更包括每位人士對該物件的記憶與經驗，民博也會將這些訪談內容錄製成影片，納入資料庫。當民博將過去拍攝的照片或影像帶回拍攝地時，當地人會驚呼：「這是我的曾祖母！」「這是我曾祖父！」，感動落淚的情景屢見不鮮。

民博將這些歷史照片帶回當地時，也會在同一地點拍攝現況照片進行對比，藉此追溯社會變遷。人類學原本是以當下為研究對象的學問，但透過照片與影片的時空對照，能夠引入「時間軸」，讓人類學研究朝向「歷史化」。

與民博合作的各地民眾皆異口同聲表示，他們並非只是為了豐富民博資料庫，而是希望將自身的經驗與記憶留存下來，傳給可能無緣相見的孫輩與曾孫世代。目前，這樣的資料庫已針對世界各地累積超過 40 個，民博如今已可說成爲一座人類記憶的儲藏與傳承平台。這些活動落實了民博長年追求的理想：將博物館不僅作爲展示的場域，也作爲人們知識交流、協作與共創的平台，進一步擴展到資料蒐集與人類學研究本身。

### （七）論壇式展示實踐：客家與日本特展

2024 年 9 月到 12 月，在客發中心的大力協助下，舉辦了民博創設 50 週年紀念企劃展：「客家與日本——華僑華人編織出的另一段東亞關係史」。這項展覽可謂是充分做到「論壇式展示」。爲什麼這麼說呢？這個名爲「客家與日本」的展覽，



不僅展示了臺灣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的館藏品，日本的客家團體也提供了他們生活周遭的物件捐贈給民博，並且參與了展覽策劃，一同構思整個展覽。展覽期間，也舉辦了如「日本的客家人談企劃展」等座談與工作坊，蒐集參與者的直接意見與聲音。

自吉田館長提出「論壇式博物館」理念開始，他就一直期盼民博能成為在日本各地的多元文化社群，能夠輪流主動向社會發聲的場域。如今，終於實現了。如同他之前所說的，「當展覽是自我社群的展示時，它能培養對自己文化與社群的自豪與認同感；而當展覽是他者的文化時，則能展現世界的多樣性，促進理解，成為跨越文化差異、構築共生世界的重要動力。」再次重申：以對空間上與時間上的「他者」所懷抱的尊重與共感為基礎，深化對自我與他者文化的理解，都是所有博物館都被賦予的使命。

### 三、王長華前館長與談

王長華前館長 2019 年曾經拜訪民博，對於吉田館長策劃完成展示更新的非洲廳入口主視覺一個莫三比克現代藝術作品留下深刻印象，這個看起來是一位成人男性騎著腳踏車帶著後座孩子造型的作品，腳踏車並不真的是使用過的腳踏車，而是藝術家用他們日常環境中撿拾的槍、槍桿的廢棄材料做成的那樣子的腳踏車，它是藝術家對於獨立建國後烽火遍地、內戰不斷的莫三比克人們流離失所遭遇的哀傷與控訴，這個民族學博物館中當代藝術作品及其展示給了王館長極大的感動，也帶給她在後來在策劃史前館常設展展示更新一個啟發。

王前館長進一步回顧吉田館長深刻洞察了全球博物館自 1980 年代起的轉型趨勢的貢獻。這場轉型源於全球民族復振後，對於傳統博物館所帶有的「霸權」與「殖民性」展開抗爭與解殖；這也讓我們反思傳統博物館的侷限。

吉田館長帶領團隊與全球超過 40 個以上的社群合作，針對各族群的傳統文化、館藏研究與資料，共同建構出極其豐富的知識庫。這不僅是當前全球博物館共同實踐的方向，更帶給我們重要的啟示：「共作、共筆、共學、共存」，正是當代博物館發展最核心的路徑。然而廿一世紀面對當代愈發複雜認同政治與博物館處境的我們，我們對於上述發展方向似乎可以提出一些更深化的批判式反思。

## （一）論壇式博物館再深化

王前館長對於吉田館長精彩演講內涵回應聚焦為三個重點：「關於『神殿』概念的歷史反思」、「關於『論壇』模型的延伸問題」以及「化解神殿與論壇之間的張力：歷史與現代矛盾的墊腳石～典藏」。

首先她提問神殿模式真的「已經過時」嗎？至今許多國家與地方的博物館仍維持高度專業與權威的展示方式，並未完全否定「神殿」模式，即便轉向論壇，博物館建築、典藏制度仍經常維持一種「威權的靜默」型態，為什麼很難拆除博物館這樣的神殿性質的問題便值得我們再思考。其次她再問，論壇真的等於「民主」嗎？「論壇」強調參與，但參與者往往集中在某些特定階層（受教育者、活躍群體），究竟是誰被邀請進入論壇？誰被排除了？事實上社會中許多群體（移工、邊緣社群、偏鄉族群）未必有能力進入博物館的參與流程，我們有責任要促進博物館適切的完整參與，避免淪入「參與洗白」（Participation-washing）。

王前館長最後綜合性提出博物館如何努力成為同時是神殿與論壇，她認為博物館的本質應該放在「過程」中來理解。正如剛才吉田館長分享的許多案例：我們善用博物館的典藏資料，無論是邀請原住民族人進入庫房實地研究，或是透過工作坊、視訊會議，讓散居各地的族人重新認識這些物件。

當這些影音與影像回到部落，族人指著畫面感動地說：「啊，那是我的曾祖父！」那種情感的回饋是無可取代的。透過這個過程，物件在部落中曾如何被使用、它的故事與敘事背景，才得以重新被梳理與論述。

誠然，「神殿式」與「論壇式」博物館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張力，這種張力恰恰表現在我們的「典藏」上，王前館長認為要化解這種張力也正是需要以典藏作為其墊腳石。典藏原本是霸權的、國家集權的，甚至是殖民與神殿式的象徵；然而，這份過去積累下來的遺產，現在反而成為民博轉型為「論壇式博物館」時，最重要的一塊墊腳石。

今天民博如果不是有 34 萬多件重要的、全球的、族群的收藏物件、影音或資料。影音、圖像、資料。他如何去跟 40 個全球的博物館來進行更進一步的深度



訪談、資料建構以至於形成 Info Museums。那所以博物館如何努力同時是神殿式的、論壇式的類屬？我想這值得我們去思考，而不是擇一，而是我們應該可以同時兼具兩個屬性。在論壇的模式如何再擴大參與，同時維持知識品質。

## （二）回歸當地脈絡

最後，王前館長再次提問，在上述兩種博物館屬性的模型外，我們是否需要第三種模型，作為新的博物館自我認知？這個提問特別適用於當代的原住民族群。她自述參加 2022 年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在布拉格舉行年會的經驗，那次與大洋洲（Oceania）博物館工作者接觸後，明顯更清楚對博物館概念的批判，大洋洲博物館人清楚指稱「博物館 / Museum」這個概念的舶來品性質、是源自於西方文化脈絡的，其中就涉及博物館概念的去殖民化（Decolonizing The Museum）以及語言主權（Linguistic Sovereignty）的問題。他們討論今天這個機制或機構要落實在大洋洲的族群社會中，是不是我們能產生出有別的，並且更適合我們族群語境的概念存在，從而有些人就以其文化中「彰顯珍寶之物」加上「接待」這兩個概念結合並運用原有語彙，諸如紐西蘭博物館代表就提出 Whare Taonga（珍寶之屋）等替代詞彙。這個提問也可以、也適合放在今天臺灣歷史與原住民族處境的討論。

不論是「神殿」還是「論壇」，這些都是對博物館的隱喻。其實關於博物館的隱喻還有很多：法國學者曾說博物館應被視為「實驗室」；有些美國學者則尖銳地指出，許多族群博物館本質上其實是「墳墓」；甚至有學者將其形容為一所「不敲鐘的學校」。

不論是哪一種隱喻，都蘊含了對博物館存在的不同認識論，以及提醒或批判，足以提供在其中工作者深思，我們是否在這些隱喻當中，時時回過頭來審視：我們究竟處於什麼樣的文化脈絡與語境之中？要把我們工作與價值所在的博物館代向何處？開放的提問給各位共同思考與討論。